

国家安全局尘封60年的绝密档案首次曝光

朱昭宾 郝在今 王鸿志 郭木★著

开國前夜

FOUNDING EVE

1949年，國內局勢風雨飄搖、瞬息萬變，為掩護宋慶齡、李濟深、郭沫若等民主人士北上，國共兩黨在開國前的特殊時期，展開了一場隱蔽戰綫上的秘密較量……

国家安全局尘封60年的绝密档案首次曝光

朱昭宾 郝在今 王鸿志 郭木★著

开国前夜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国前夜/朱昭宾,郝在今,王鸿志,郭木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80755-699-2

I. 开… II. ①朱…②郝…③王…④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6850 号

作 者:朱昭宾 郝在今

策 划:李 爽

责任编辑:李 伟 申 强 张亚鹏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050061

网上书店:<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0311—88643225

E-mail:hspul@163.com

印 刷: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451 千字 **印 张:**23

版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55-699-2

定 价:34.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序：同甘共苦是真金

简平（《开国前夜》制片人）

对于我而言，与其说朱昭宾是我的合作者，还不如说他是我的好朋友。

说昭宾兄是我的合作者，是因为他编剧的《开国前夜》是由我担任的制片人，但在这部电视剧的整个筹备过程中，我和昭宾兄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情。可以这样说，如果我和昭宾兄之间只是制片人和编剧的关系，那么，《开国前夜》或许是无法推进的，正因为我们成了好朋友，所以，在面对不断生发出来的困难、挫折，甚至变数，我们始终互相理解着、帮助着、支撑着，一路走了过来。

有句话叫“机缘巧合”。

2007年秋天，我所供职的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的总裁助理陈梁先生与我聊起他对电视剧创作的一些想法。陈梁先生主管集团的影视剧生产，他说，应该考虑为2009年建国六十周年创作一部献礼剧了。其实，我一直有把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搬上荧屏的想法，我觉得这个奠定新中国开国的会议是个极好的电视剧题材，现在，既然提到献礼剧的创作，这不正好是个机会吗？没有想到的是，我还没有开口，陈梁先生却已说道：“第一次政协会议可是个好题材，听说有家影视公司正在筹备，你不妨去了解一下。”我听后非常激动，真所谓“不谋而合”啊！我当即就去了解了，了解的结果便是得知昭宾兄正在着手这个题材的创作，我们当即决定进行合作。

昭宾兄是个讲效率的人，我这边还在立项，他那边已经如火如荼地进入实质性操作，组建了创作团队。对这类题材很有研究且写作经验丰富的郝在今先生，携着他的相关研究专著加入了，富有创作激情的年轻编剧王鸿志先生、郭木先生也加入了，这让我感受到昭宾兄的智慧和气魄。在我的构想中，《开国前夜》不仅要全景式地展现第一次政协会议整个筹备过程中风起云涌的真实历史，还要根据电视剧的特性，用扣人心弦的故事，艺术地表现这段历史中的刀光谍影。我和昭宾兄达成了共识，这样的题材、这样的构想，应该是一个“大手笔”了，不是

谁都有能力拿得起的，但我信任昭宾兄。2008年4月，在故事大纲完成后，我在北京落实举办了一个有各方面的权威专家、学者参加的剧本研讨会。昭宾兄默默地坐在后排位子上，但我可以想象他作为创作者的“坐立不安”。很巧，开会那天，正好是我的五十周岁生日。那天深夜，包括我的领导们，包括昭宾兄，都来为我庆生，一瓶瓶红酒里洋溢着的都是醉人的温暖，最后，我把摇摇晃晃的昭宾兄送入酒店的客房，在我帮他关上房门的那一刻，我知道，下一个更为艰难的阶段正等待着他。

事实上，后来的过程远远超出了我预料的“更为艰难”这四个字。剧本不断地需要大规模地修改，我一次次地出面去跟昭宾兄提出“强硬”要求。我自己也是一个作家，说实话，自由的创作一次次被硬性地要求，连我自己都会失去耐心，但正因为我跟昭宾兄是好朋友，所以他一次次地容忍了我。到了2008年10月，由于种种原因，作为出品方，我们调整了原先的设想，这对昭宾兄来说意味着重起炉灶。我非常清楚，这样的事情对创作者而言，几乎是一种难以接受的“灾难”，但也正是因为我跟昭宾兄的友情，他再一次容忍了我。

接下去，真正的“灾难”来临了。昭宾兄被查出患了结肠癌，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颓然跌坐在椅子上。昭宾兄从安徽到上海接受手术，我去车站接他，并请他吃了手术前的最后一次“豪宴”。他做完手术后，我即去医院探望他，见他浑身上下插满了各种管子。我出门后潸然泪下，决定不再让他直接写本子。可是后来昭宾兄拒绝了我的提议，他说，再怎么样，他都要完成这个剧本。为了赶进度，昭宾兄在第一个化疗期就全身心投入创作，作为好朋友，我不断地关心他的病情，也不断地在创作上给他以具体的建议。昭宾兄在电话里告诉我，他是反身趴在病床上写作的，我没告诉他的是，我那时也住院了，每天一边打着点滴一边细细地阅读、修改他不断发来的稿子。我想，我们真正达到了朋友间的默契、理解、帮助和支持。

有时候，我常感叹真实的生活甚至比电视剧更加曲折起伏、扑朔迷离。后来，《开国前夜》的拍摄制作变数迭起，但不管怎么说，相对于我，昭宾兄是一个成功者。现在，昭宾兄以他的刚毅和坚韧，以他的努力和勤奋，与他的创作团队所完成的剧本出版了，我从心底里为他高兴，我要举杯为他庆贺，并跟他说，我会一直记得我们一起走过的这段同甘共苦的日子。

2009年8月1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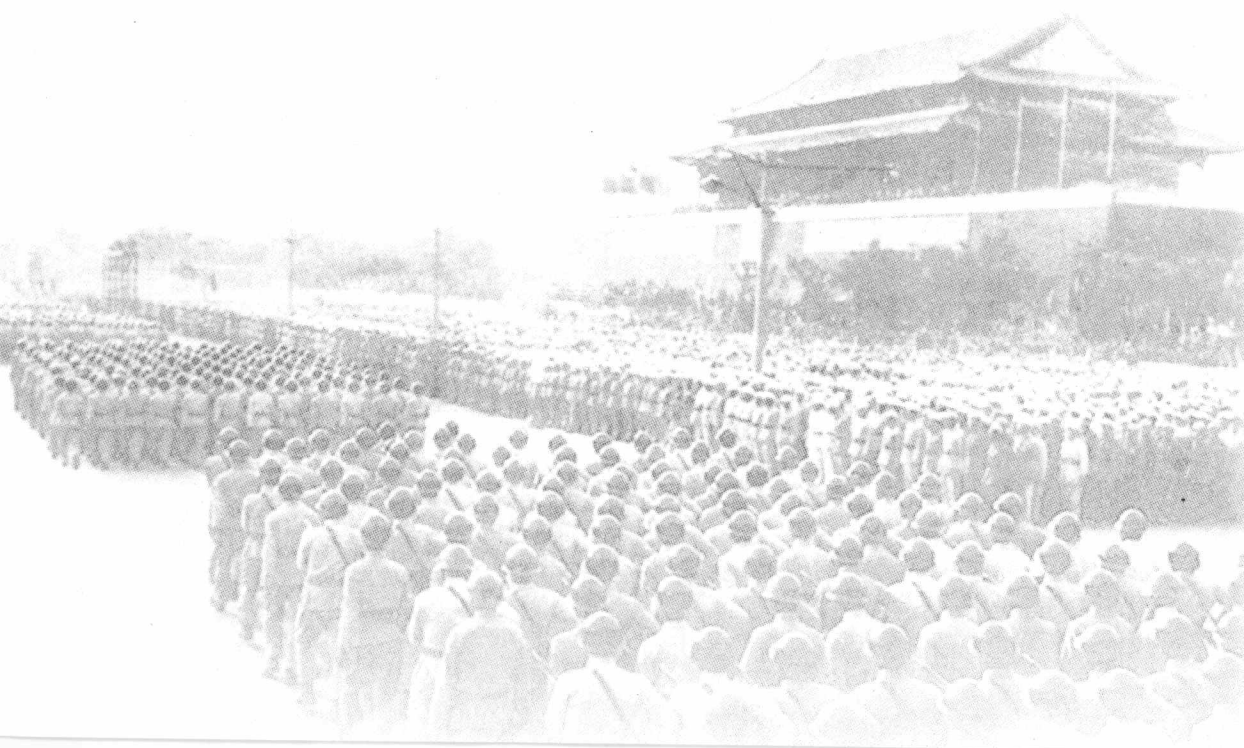
1945 年，抗战胜利后，中国进入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历史决战。

1946 年，蒋介石发动内战，李济深、蔡廷锴、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在国内外有着深远影响的民主人士纷纷避难香港。

1947 年，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转入进攻，中国革命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1948 年，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占据了战略优势，历史的天平明显倾向共产党。而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当局却在南京积极筹备“行宪国大”，表面“还政于民”，实为欺世盗名，企图确定其统治的合法性，但这遭到了共产党和各界民主人士的坚决抵制。

开国前夜，风雨飘摇，一场新的较量拉开了序幕……



第一章

1

1948年春，南京。

通贯的长街上人潮汹涌，无数的学生正在游行。他们打着旗子，发着传单，高举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的横幅，如滚滚洪流从四面八方方向总统府方向拥去。散发的传单像冬天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散在人头攒动的马路上，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喊得惊天动地——

——反饥饿，争生存！

——反迫害，争自由！

——反卖国，争独立！

——反独裁，争民主！

学生们的激情像一团火，在早春的南京街头轰轰烈烈地燃烧着。

总统府越来越近，但游行队伍却被迫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了下来。一批国民党军警挡住了去路，他们手执武器、大棒、水龙，如临大敌，严阵以待。正当队伍不知如何进退时，有人振臂一呼：“同学们，团结起来，我们前进！”

这口号像是一针强心剂，学生们的激情又迸发出来。游行队伍重新挥舞旗帜、高呼口号，昂然前进。国民党军警们见状，立即拖着水龙向游行队伍冲去。水闸打开，数十条水柱齐向学生们喷射，强劲的水流将游行队伍冲得东倒西歪。人们纷纷被冲倒，却又坚强地爬起来，往前走。学生们人多势众，数十条水柱不免有些顾此失彼，眼看学生们就要冲了上来，那些手执大棒的军警立即冲入人群中，毫不犹豫地大棒挥向年轻的学生们。

大棒砸下，血肉横飞……

学生们挣扎着努力想冲过军警们的人墙，可面对军警们暴力而血腥的压制，手无寸铁的学生们显然毫无反抗的力量。很快，游行队伍乱了队形。有人被打伤

了，躺在地上呻吟着，也有人更加顽强地在抵抗。人群中不断有先进青年振臂高呼，鼓励学生们奋力反抗，但很快，学生们便又遭到了军警们的围攻和殴打，几十个领头的学生被打伤。

看着疯了一般的军警们，学生们开始掩护着他们的领袖撤离。一场轰轰烈烈的请愿游行在国民党军警们残酷的压制下，惨败收场。

傍晚，南京总统府总统办公室内，蒋介石正大发雷霆：“你们这些蠢货，浑蛋！党国的脸面都让你们丢尽了！国民大会后天就要开幕了，可是就在你们的眼皮底下，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活动屡禁不止、层出不穷，更有甚者，党内也有极少数人，为了代表席位，不知廉耻、为虎作伥，置国家大局于不顾，又是抬棺又是绝食，这不是存心往党国的脸上抹黑吗？噃？”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俯首恭立在蒋介石面前，一脸肃容：“总裁，学生失职，辜负了总裁和党国的信任……”蒋介石扬手一摆：“好了，好了，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国民大会召开在即，为了给此次大会创造一个平安、宽松、和谐的环境，万无一失地保证这次会议开得圆满、成功，对一切妨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务须采取断然措施，严厉镇压，特别是对那些祸乱党国前途的共党分子、民主人士和党内异己分子，更要严予惩戒！”

毛人凤一低头，恭敬地说：“是！总裁，学生正要向您禀报：为了确保这次大会的安全，今晚十时，我们将在全市展开拉网行动。”

蒋介石不语，高深莫测地点点头，冲毛人凤挥挥手。毛人凤脚跟一并，行了个军礼，出去了。

也许是白天那场冲突的阴影还没有散去，晚上的南京街头行人稀少，灯光昏暗，偶尔有一辆黄包车拉着客人也是匆匆而过。

被人称为“六朝金粉地”的南京古城，此刻显得分外凋敝衰落，毫无生机。又一辆黄包车沿着杳无人影的街道匆匆而过。黄包车上，坐着一个三十七八岁，充满绅士风度的中年男人，他就是南京中共地下党负责城市统战工作的齐长鹏。忽然，一队警车由远而近，呼啸着驶过街头。齐长鹏目送警车驶远，俯下身对车夫说了句什么，车夫迈开大步跑了起来。

另一条街上，一幢临街的两层小洋房仍亮着灯，这是“中华爱国民主自治联合会”的秘密办公地点。此刻，联合会的干事长左向民和秘书长成翰云正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紧急烧毁文件。

“没想到国民党当局这么快就动手了，方才他们抓捕了我们学校十几个学生。”成翰云一边往火盆里扔东西一边说。

“今天通知的人都撤离了吗？”左向民拨了一下火问。

“能通知到的我都通知了，还有几个无法联络到。”

“但愿他们能躲过这一场灾难，这是最后的疯狂！把这个也烧掉——”

成翰云接过左向民递过来的一摞多年收集的剪报，逐一将它们扔到火中。左向民又把一个小本子递给成翰云：“这是爱国会成员的名单和联系方式，也烧了。”成翰云略微迟疑了一下，说道：“那……以后的联系不是中断了吗？”

“总比落在国民党特务的手上好，销毁！”左向民果断地命令道。

成翰云犹豫着，最终还是把小本子扔进火里。他看着小本子化成一堆灰烬后，才抬起头来看着左向民，问：“老左，你也走吗？”

“我暂时不走，我有教师身份掩护，一时应该没有问题。”

“那我也留下来，跟你在一起。”

左向民看了一眼成翰云，没有说话，默默地把手上的东西继续往火盆里丢。火光摇曳，映红了他们的脸。屋外，两辆警车一路呼啸着疾驰而来，在小洋房对面的马路上戛然停下。从车上跳下数十个军警，朝小洋房冲过来。正在焚烧文件的两人隐约听见门外异常的动静，侧耳一听，杂乱的脚步声已经上楼，两人顿时紧张起来。左向民站起身往窗边走去，掀开窗帘一看：“糟了！他们来了！”

“他们还是找到了这个地方。”成翰云话音刚落，一阵“咚咚”的砸门声传来，两人慌乱地将还未焚烧的文件全部抛进火盆，火盆猛地升腾起一团火光。

门被砸开了，军警们破门而入。左向民和成翰云站起来，略显惊慌地看着一拥而入的军警。

“你们干什么？”左向民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干什么？”领头的一个军警上下打量着两人，嗤笑一声，“干什么你们自己清楚，带走！”他一挥手，军警们一拥而上，将两人绑住，径直将人带下楼，塞进车里，离开。

冷冷清清的大街上不时有警车和摩托车驶过。宁静的夜晚，车子的轰鸣声显得格外尖锐。又一辆警车过后，齐长鹏从黑暗中闪身出来，快步穿过马路，拐进一条小巷。小巷不远处的一条街边有一幢老楼房，楼房的小阁楼是南京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此时，在这个狭窄的阁楼上，报务员小余正在紧张地收发电报。伴随着有节奏的“滴滴答答”的声音，他头顶上昏暗的电灯忽明忽暗。他丝毫没有发现，危险正一步步向自己逼近。

几辆警车关了警报和车灯，缓缓地停在楼前。一队特务悄无声息地下车，包围了阁楼所在的楼房。带队的是特务头子赖锦源，他一身戎装，精神抖擞地从吉普车上跳下来，抬头看了看被遮得密不透光的阁楼，什么话也没说，轻轻挥了挥手，特务们便持枪冲了进去。

阁楼上，小余正在紧张地抄录电文。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小

余回头看了一眼，镇定地回过头来，一边继续抄录电文，一边用火柴点燃了身边的密码本。片刻，门外特务砸门的声音轰隆作响。小余抄完最后一组电码，飞快地将记录电文的纸片塞入地板的一条夹缝里。阁楼的门眼看就要被砸开了，小余从抽屉里取出一根绳子，快步来到窗前，他打开窗户，将绳子拴在桌腿上，然后拽着绳子从窗口向外爬了出去。

门终于被砸破了，特务们一拥而入，可屋里空空如也，只有一根搭在窗户上的绳子仍在晃晃悠悠地摆动着。两名特务迅速扑到窗前，正好看到小余跌落在地上。小余从地上爬起来，正要跑，前方骤然亮起几道车灯，将他照得无所遁形。与此同时，几个早已埋伏在此的特务扑了上来，将小余死死地按在地上。小余兀自挣扎，却丝毫动弹不得。

赖锦源得意地走到小余跟前，打了个手势，特务们将小余从地上拉起来。赖锦源看着小余，充满嘲讽地说：“啧啧，你们共产党人也太不讲礼数了，客人登门，怎么不招呼一声就走啊？”

小余轻蔑地看着赖锦源，不语。赖锦源转向特务，大手一挥：“把他给我带上去！”特务们押着小余往楼里去。

进了阁楼，赖锦源一眼便看到了发报机。他上前用手摸了一下，回过头看着小余，说：“机器还是热的，一分钟前你还在收发电报，看来我们打扰你工作了？很对不起啊！怎么样，把刚才收发电报的内容交出来吧？”小余冷哼一声：“我没有什么可交给你们的！”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搜——”

特务们立即在房间里翻箱倒柜地搜查。小余不动声色地看着特务们砸开柜子，撬开墙裙木板……折腾了好大一会儿，特务们却一无所获。赖锦源见状，背着手踱着步子开始在屋里转悠。突然，他注意到地板上的那道缝隙，用手一指，一个特务过来撬开地板，那张抄录电文的纸片露了出来。赖锦源死死地盯着小余：“这是什么？”

“不知道。”

赖锦源阴狠地看着他：“不知道？我会让你开口的，来人，把他带走！”两个特务领命，把小余押下楼去了。

赖锦源在灯下看着那张抄满密码的纸片，胸有成竹地一笑：“他把电报藏在这里，一定是在等人来取。安排人在这里埋伏，其他人撤离。要封锁消息，不能让他的同伙知道他被捕了，这样共党才有可能自投罗网。”说着，将那张纸揣进口袋，大步离开。

特务们押着小余从民宅里出来。匆匆赶来的齐长鹏远远看见楼前的阵势，赶紧隐蔽在街角。警车呜呜地开走了。

齐长鹏眼睁睁地看着车驶远，目光里充满了无奈和愤恨。定了定神，齐长鹏

从街角处走出来。他在阒无一人的街道上信步走着，行经阁楼所在的楼房时，有意无意地抬头向阁楼瞟了一眼，阁楼上的窗前一个黑影一闪。齐长鹏心下了然，以过路人的姿态，继续赶自己的路。

南京国防部保密局总部办公大楼灯火通明。局长毛人凤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一脸阴沉地听取赖锦源的汇报。

赖锦源：“今晚我们会同警察局，组成七个行动小组同时展开联合搜捕行动，一共抓捕四名共党分子，以及十一名亲共分子，一举捣毁由南京知识分子为主体组成的‘中华爱国民主人士自治联合会’。该组织筹备在‘行宪国大’召开期间举行一系列的所谓‘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游行集会活动。目前，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左向民和成翰云在押。”

毛人凤眉头一皱：“左向民？成翰云？”

“是。”赖锦源继续说，“两人均是教师，知识分子，抗战前就热衷于赤色运动。估计跟共产党有瓜葛。”

毛人凤沉默片刻，慢悠悠地说：“‘制宪国大’召开在即，总裁对这次会议的安全很担忧，已经下了死命令，对那些祸乱党国前途的共党分子、民主人士和党内异己分子，要严予惩戒。但我认为，真正对这次‘新国大’构成威胁的还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赖锦源一低头：“局座英明！”

毛人凤瞳孔一缩，目露凶光：“抓紧时间审讯今晚捕获的共党分子，撬开他们的嘴，彻底摧毁南京的中共地下组织。”

“是。”

“至于那十一名亲共分子……另监收押，暂时不要动他们。”

“局座，您的意思是……”

毛人凤摆摆手，说：“你不要问那么多，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是！另外，我们在现场还查获共匪密电一份，我已安排密码专家破译。”

毛人凤终于露出笑脸：“这次行动收获甚丰啊！不过，更大的行动还在后面，你要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收获。”

“是，绝不辜负局座的厚望。”

“去吧。”毛人凤挥挥手，赖锦源行了个军礼，转身走了。

2

一轮太阳从天边缓缓升起，时局的动荡不能阻止生活的继续。一夜之间，南京各个主要路口突然增加了临时路障和岗哨，军警们正在盘查过往行人。这显然

是为了防止市民示威游行而设立的。

街道上，各色人等熙来攘往。为了生计，人人都在忙活着。路边，一个小贩守着他的烟摊，不断吆喝。远远地，齐长鹏信步走了过来，一边走一边从兜里摸出一个瘪瘪的烟盒，随手一扔，往路边的烟摊走去。卖烟的小贩是个中年胖子，见齐长鹏过来，连忙站起来招呼：“先生，来盒什么烟？”

“拿包哈德门。”齐长鹏将钱递过去。小贩收下钱，递上香烟和一盒火柴：“买一盒哈德门，送一盒火柴。”齐长鹏点点头，收下香烟和火柴，转身离开。

那小贩左右看看，重新在摊子旁坐下，继续吆喝着。齐长鹏拦住一辆黄包车，坐上去，对车夫说：“去秦淮商会馆。”车夫答应一声，拉着车小跑起来。

齐长鹏在车上拆开香烟，抽出一支，香烟外裹着一张小字条。他展开字条，上面写着“火速与04碰头”。

齐长鹏看完后点燃香烟，随手把字条烧毁。他吐出一口烟圈，再次对车夫说：“车夫，先去保罗路的‘藤记’典当行。”

“好的，前面过了桥就是保罗路。”

车夫健步如飞，拉车远去。不多会儿，黄包车在“藤记”典当行门口停下。齐长鹏付了车钱，下车后径直走进去。

典当行老板看见齐长鹏，连忙喜笑颜开地迎上去：“齐先生贵客临门，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最近小店‘死当’了一只明青花，宣化年间松竹梅纹八棱大罐。罐高一尺七寸，口径六寸，腹部八面绘有松、竹、梅及莲池水禽图，纹饰繁密，质地晶洁，绘画生动，气韵非凡。那货色，没得说，请齐先生掌掌眼。”

齐长鹏高兴地笑道：“哦？这么说来我来得正是时候，这漏让我给捡了。”典当行老板右手一伸，做了个请的姿势：“里面请！小二，上茶——”

齐长鹏点点头，余光向门外扫了一眼，发现典当行门外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齐长鹏暗暗一惊。随后进了内室，典当行老板随后也跟了进去。一进内室，老板脸上的表情马上严肃起来：“这两天，典当行附近出现了很多可疑人员，我担心这里被敌人盯上了。”

“长话短说。”

“情况不妙，昨晚我们有四名同志被捕，7号联络站被破坏，电台也被敌人抄走了，工委书记老段目前下落不明，我们跟上级也失去了联系。”

“其他同志都安全转移了吗？”

“都通知了，但是不见得都安全撤出了南京。南京所有进出通道都设有关卡，严密盘查进出人员。”齐长鹏寻思了一下：“被捕的那四位同志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党员，而且都是单线联系，想必出现意外也不至于牵连更多的同志。没有暴露的人员从现在起停止一切活动，切断横向联络，马上通知到每个人头。”

典当行老板点点头：“好，我这就派人去办。”

“目前最棘手的问题是，中央发来的密电可能落入敌人手中。”

“是不是派人去7号联络站看看？说不定小余被捕前留下什么东西。”典当行老板说。

齐长鹏摇摇头：“不行，那里有埋伏，太危险了。”

典当行老板想了想：“现在要设法跟中央取得联系。”

“是啊，南京是国民党当局的中心，我们是党的眼睛和耳朵，这里发生的一切，必须设法让中央知道。”齐长鹏也表示赞同。

“那电台呢？”

“我去跟崔力碰头，启用她手上的备用电台。还有，联络打入敌人内部的16号，设法打听一下被捕同志的情况。”

“另外，有十几位党外民主人士也被捕了，‘中华爱国民主自治联合会’完全瘫痪。”典当行老板叹了口气说。

“这次损失真不小，这都是国民党当局为了保证‘行宪国大’的召开采取的紧急行动。要设法把这个情况透露给新闻界，发消息，让全国人民了解真相，给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正说着，门外传来店小二招呼客人的声音。

“有人进来了，你赶紧从后门离开。”

齐长鹏低声说：“非到万不得已，我最近就不来你这里了。有紧急情况，你去‘泰昌大浴室’，我们在那儿碰头。”

“好的。”典当行老板一边答应，一边带着齐长鹏从后门离开。转眼间，齐长鹏汇入街头的人流，不见了。

南京菊园中学。学生们正在上课，一间教室里，女教师崔力在给学生们上课，她正带领学生朗读《桃花源记》，琅琅的书声透过明亮的窗户传得很远。突然，一阵马达的轰鸣声打破了校园里的宁静。几辆警车高速闯了进来，学生们纷纷站起来，向窗外张望。

警车在校园内停下，赖锦源带着持枪的特务跳下车。

闻讯赶来的校长和教务主任忙迎了上去，将特务拦住，校长好脾气地说：“各位各位，请等等，请等等，鄙人有话说。我校是百年学堂，供有孔圣人牌位，总理生前亲自题写校名。你们这样未经许可，擅自闯入，恐怕不合适吧？”

赖锦源绵里藏针地说：“校长先生，我们多有得罪了。不过，当下是非常时期，共匪乱国，危害国家安全，我们也是当差的，奉命搜查贵校教师左向民的寝室。”

教务主任则没好脾气，冷脸说道：“左老师是孔子圣徒，安分守己，从来没听说他跟共产党有什么联系，你们不明不白地抓人。还有，我校五名学生，昨天夜里也被你们带走了，你们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

赖锦源冷笑道：“我们不会平白无故抓人，被带走的这些人都是赤化分子，

暗地里跟共产党有什么联系，自然不会写在脸上，你们当然知道了。我们抓他是证据确凿，现在来搜查他的寝室也是依法行事，这是搜查令。”他将一张搜查令在校长和教务主任的眼前晃了一下，继续道，“再说，你们的孔子圣徒居然干起了造反的事情，你们学校也有连带责任。请二位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不等校长二人有所反应，赖锦源一挥挥手，身后的特务们便冲进一旁的宿舍楼。校长和教务主任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特务们为所欲为。

学生们目睹校园里发生的一切，显得有些茫然。崔力则视若无睹，她敲敲桌子，对学生们说：“好了好了，都不要看了，下面我们继续讲课。”

学生们纷纷回过头来，崔力继续讲课：“陶渊明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东晋著名文学家，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二十九岁出仕，历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后任彭泽县令。因不事权贵，不满官场的污浊与黑暗，四十一岁还家归隐，过起了自由闲适的田园生活。此后二十三年，虽忧愤常积于心，生活困窘多难，但再无当官的念头，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典型代表。”

教室里鸦雀无声。

窗外，赖锦源带着特务经过。一些同学仍忍不住好奇，伸长了脖子往外看，崔力事不关己似的继续上课：“陶渊明作为一个传统文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面对腐朽黑暗的社会，只能选择逃避，这不是他的错……”

看似平静的崔力内心，实则正在波涛汹涌一般翻腾着。

3

南京国民大会堂，“国民代表大会”如期召开。大会堂门口戒备森严。一辆辆轿车在大会堂门口停下来，从车上下来的都是来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鱼贯进入大会堂，对号入座。一片掌声之后，蒋介石走上主席台，在台上的麦克风前停下，扫视着台下的代表们，然后开始大声讲话——

“抗战全面胜利，戡乱如火如荼。举国呈现和平景象，新纪元的开创正逢其时。今天召开的行宪国民大会，就是我们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从现在起，国家整个责任，已由国民政府交还国民大会代表诸君！”

蒋介石话音刚落，台下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抬抬手，将掌声平息，继续说：“我认为，今天的国家和人民，戡乱与行宪应该同等重视。我们不因戡乱而延缓行宪的实施；反之，我们正因为要保障行宪的成功，不能不悉力戡乱，以铲除这个建国的障碍与民主的敌人。据悉，毛泽东已东渡黄河，流入山西、河北境地。如若不除，必酿大患！今天的戡乱，乃是民主宪政对暴民专政的战争，也是救国对卖国、救民对害民的战争——”

蒋介石挥手向前做了个坚决的手势，等待更加热烈的掌声。令他惊诧的是，

台下却冷冷清清，一点掌声也没有。过了一会儿，不知是谁带了头，才稀稀落地响起几声掌声。蒋介石十分尴尬也十分恼怒地说：“我再次庄严宣布：此次选举正副总统，是民主政治的开始，只要符合条件，党内外人士都可以竞选，我本人将一视同仁，没有成见。”不等蒋介石说完，台下突然爆发出暴风骤雨般的掌声。蒋介石一愣，转身走向主席台就座。

接下来，整个会议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投票，唱票。最后，选出了国民政府的正、副总统——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两小时后，会议结束，代表们纷纷走出大会堂。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他的秘书兼顾问傅泾波跟着人群走出来。司徒雷登边走边和傅泾波议论着：“蒋介石当选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没有想到票数竟如此之高。这次选举真正代表了民意吗？我看，这种中国式的民主选举，实在是可疑。”

司徒雷登向来不满蒋介石以党领政、以军治民，因此，不免有些意见。

傅泾波说道：“我觉得也没什么可疑。不管是军界、政界，还是商界，国民党高层都纷纷推举蒋介石，为什么？就因为蒋介石代表了他们自身的利益。”

司徒雷登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说：“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蒋介石口口声声要还政于民，到头来还是国民党自己一党专制。之前，我一直游说蒋介石，和平时期，还是由民主形象更好的学者胡适先生或者其他当总统更合适，蒋介石也说他个人没有意见……”

傅泾波打断司徒雷登说道：“但是多年来，蒋介石一直执掌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实权。现在抗战胜利了，国难度过了，蒋介石也一门心思地要致力于戡乱，围剿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就不想、也不需要胡适或者是别的民主人士来给他充门面……不知您发现没有，很多有影响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没有出席这次大会。”

“所以，这次大会根本就是一次名不副实的大会。由此看来，中国的问题还很复杂。而当今天下，能与蒋氏争锋者，只有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部，毛泽东也是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蒋介石想当总统，毛泽东也要开国当元首……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司徒雷登忧心忡忡地说道，黯然地摇了摇头，仿佛他已预见了中国未来的腥风血雨。

夜，在南京保密局办公楼的某个角落里，一条阴森森的通道不时回荡着凄厉的惨叫声。点点灯光忽明忽暗，似是鬼火一般，更添了恐怖的氛围。通道尽头，是南京保密局总部的刑讯室。透过厚重的铁门，可以看见刑讯室里摆放着的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行刑工具。

一只熊熊燃烧的大火炉上，插着五六把烧红了的烙铁。血迹斑斑的小余被捆绑

在老虎凳上，一个彪形大汉从火炉里抽出一把烙铁，先点燃了嘴上的一支香烟，然后走到小余跟前，恶狠狠地说：“说！你在南京和谁联系？他藏在什么地方？”

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小余已经说不出话了，他挣扎着将头抬起，死死地盯着大汉，满眼鄙视。特务揪住小余的头发，声音提高了八度：“说！快说啊！谁负责和你联络？”

小余看着急躁的大汉，嘴角浮出了一丝轻蔑的笑容。大汉被这轻蔑的笑容激怒了，拿起烙铁一下插在小余的胸膛上。小余惨叫一声，胸前冒起一团白烟，昏死过去。

这时，赖锦源走了进来：“他招供了没有？”特务气哼哼地说：“这小子骨头很硬。不管上什么刑，就是不开口。”赖锦源冷笑道：“当真是特殊材料制造的？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

特务看看小余，再看看赖锦源：“再用刑，恐怕……”赖锦源两眼一瞪，说：“恐怕什么？反正早晚也是一死。”

“是。”特务转身，招了招手，另一个特务拎了只桶过来，把桶里的冷水猛地泼向小余。

冷水激在身上，小余慢慢有了知觉，开始清醒过来。特务正想上前，赖锦源阻止了他，他阴阴一笑，对特务吩咐道：“去把那些民主人士带过来，我要让他们看场好戏。”

“是。”特务领命而去。

不一会儿，左向民、成翰云等人在特务们的押解下，来到刑讯室外。

在这一会儿的时间里，小余已经被挪到了老虎凳上，他的脚下已然垫了五块砖头。一个特务在“苦口婆心”地劝说着：“余先生，俗话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何苦作践自己呢？只要你招供，我们绝不会亏待你，马上送你和你的家人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让共产党再也找不到你。”

小余强忍痛苦，咬紧牙关：“我劝你们还是不要枉费心机了——给我来个痛快的吧。”

特务露出狰狞的表情：“想死？可没那么容易。凡是进到这个地方的人，不招供别想活着出去，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你们……禽兽不如。”

特务见他还嘴硬，索性再加上一块砖。随着一声骨骼折断的声音，小余发出一声惨叫。隔着栅栏观看刑讯逼供的左向民、成翰云等民主人士一个个不寒而栗。

赖锦源站在他们身后，发出一阵冷笑：“都看见了吧，对共产党，我们从来不会手软；可对你们这些亲共分子，党国还是很照顾情面的，给你们留下充分的出路，希望你们改过自新。你们好好考虑一下吧，时间不多了，我们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成翰云左右看看，鼓足勇气说：“这是不人道的，你们……”

赖锦源目露凶光，向成翰云走过去。大家顿时紧张起来，空气仿佛凝固了。

成翰云虽然有点害怕，但他还是勇敢地面对赖锦源的视线。这时候，一个特务走了过来，对赖锦源耳语了几句，赖锦源陡然变色。他停下脚步，看着成翰云：“你们考虑问题都太简单了，所以才把各位带到这里来看一看，要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事情是在你们想象之外的。至于怎么决定，各位都是聪明人，不用我多说了。”说完，跟着那个特务出去了。

左向民、成翰云等民主人士又被押回了拘留室，大家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翰云兄，刚才好险！”一位民主人士心有余悸地说道。

“是啊。虽然他们的行为令人发指，但我们眼下无能为力，还是先保护好自己，不要作无谓的牺牲。”左向民分析着现在的形势。

“凶残至极，禽兽不如！这些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连基本的人之本性都丧失了。让我们到哪里去讲理？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希望啊！”成翰云痛心地说道。

大家想起刚才惨烈的一幕，不再说话，眼里都隐约有泪光闪烁。此时，赖锦源跟着那名特务来到侦听室。进得屋来，特务便对赖锦源说：“我们刚刚侦听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从手法上看，应该是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很显然，他们又开始发报了。”

“他妈的！真是斩草除不了根，能锁定他们的位置吗？”赖锦源骂道。

“这需要一段时间连续监听。”

“马上给我找，掘地三尺也要挖出来！”

“是。”特务忙坐到电报机前，忙碌起来。

4

南京城郊，一座教堂矗立着。钟声突然响起，惊起一群白鸽。白鸽响着鸽哨，扑啦啦地掠过教堂的尖顶，向远处飞去了。教堂里，双手合在胸前的崔力坐在一排长椅上，正低头默默祈祷。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在她身后停下来。

“还好吗？”是齐长鹏的声音。

“好。”崔力继续保持祈祷的姿势。

“这两天有什么新情况？”

崔力放下手，转过身来看齐长鹏，说：“特务盯上菊园中学了，来学校抄了左向民的家，带走很多东西，还有五个学生被捕。”

“我已经通知报馆，争取能尽快把民主人士和学生被捕的消息发出去。想必国民党还不至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残害无辜爱国人士。”